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十四回 三德號大有定奇謀 裕耕堂爵興詐酬謝

卻說凌貴興自從打發簡葉兩人去後，便天天盼望信息，誰知他兩個這一去，就同泥牛入海一般。看看望到春盡夏來，端陽又過，只沒有個信，宗孔也幫著在那裡著急。此時熊阿七、李阿添、甘阿定、尤阿美……等，卻天天在貴興的裕耕堂內嘯聚，還有舊日的一班強人，無非是大酒大肉，虧了這個同貴興消遣日子，未曾把他盼煞。宗孔卻又另外一種心事，日日只盼二人得手，一則自己面子上好看，免得被區爵興薦來的人奪了頭功；二來事成之後，貴興既謝他二人，少不免要謝我這個薦主；三來又可以在他二人謝錢之內，索個回用；四則等他鬧到官司，貴興要同他上下打點，自己多少經點手，從中又可以落點私肥。這一件事成與不成，與自己財運，大有關係。所以他心中比貴興更是來的著急，時時在梁家門前窺探，卻又沒個動靜，不勝納悶。這一天正當六月盛夏，貴興正同眾強徒在家賞荷花吃酒，忽見宗孔慌慌張張走了進來，一言不發，拉了貴興到書房裡，悄悄說道：「方才有人從省城來，說看見簡葉兩個，流落在那裡，不知是何緣故，我意欲到省城去打聽打聽，姪老爹你道好麼？」貴興道：「他兩個一去，杳無信息，連面也不得一見，我天天在這裡盼望，既然知道他們在省城，說不得我兩人同走一遭。」商量停當，等到吃罷了酒，貴興、宗孔帶了喜來，就趕到省城。

原來此時貴興卻在省城開了一家綢緞號，招牌叫做「三德」，這三德號前面設櫃做買賣，後進卻設了三間密室，以備聚集商議機密事情的。當下貴興到三德號住下，便叫宗孔去找尋二人，尋了兩日，方才帶了來，見了貴興，滿面羞慚，無言可說。貴興道：「不必如此。已往之事，我也不來追問，只要你兩位，以後肯同我盡心辦事，我依然一樣酬謝。以前之事，一概不必提起。」葉盛道：「這件事，事關人命。最好是多兩個人，商量一個善法，方好下手。」貴興道：「你們意中可有甚麼朋友可靠的麼？」簡當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姓林，名叫大有，生得身材短小，習得一身武藝，向來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無所不為。近來改邪歸正，在小北門外，開設一間聚仙館，門面專賣鴉片煙，暗中卻是私販煙土。他為人足智多謀，可以商量這件事。」貴興道：「煩你就同我請來好麼？」簡當應允去了。

不多時，即同了林大有來見。貴興大喜，即叫置酒相待。酒過三巡，貴興又提起前事。林大有道：「方才簡大哥在敝館已經提起，然而據我看來，這件事實在難辦。此刻昇平世界，哪個敢平白地去殺人？」貴興道：「據此說來，我這個仇，是不能報的了。」林大有道：「法子是有，可是要大爺捨得銀子。」貴興道：「要多少銀子呢？」大有道：「我這個辦法，要用許多人。頭一層公眾的酬謝，至少要五千，倘有結果得天來兄弟的，大約也要一千一個。至於事後，一定要鬧出官司，就要上下打點，那個說不定一萬八千，也要大爺承認的。」貴興道：「還有麼？」大有道：「沒有了！」貴興呵呵大笑道：「這不過拿萬把銀子出來罷了。我當是甚麼一千幾百萬，我可就拿不起了。只請教是個甚麼辦法？要多少人才夠調撥？」林大有道：「人是愈多愈好。糾了眾人，去他家打劫，就乘機殺了他。」貴興忙道：「明火打劫，要吃官司的呢！」林大有道：「他只管告明火打劫，我只供撬門行竊，這就在乎大爺在外頭打點的了。」貴興道：「還有殺人呢？」大有道：「就是為的這個，倘使一個人殺死一個人，拿住了，是沒得抵賴的，我這條計，多用人去。倘使殺了人，到了官，只要大家約定，胡亂供一個張三李四的名字，只說他畏罪在逃，未曾到案。大爺再在外頭打點，不過起了個通緝文書，慢慢的就冷下來了。」宗孔拍手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若不是我薦出簡兄，哪裡轉得出這位林大哥來？」貴興道：「此計大妙，既然要用多人，我那裡差不多有二十人光景，你們三位，若有甚朋友，也可以薦來。」林大有道：「我有兩個知己朋友：一個周贊先，一個黎阿二，向來都在江湖上走動，可以同去。」

簡當道：「我有一個本家簡勒先，向來在肇慶一帶販賣私鹽，此刻因為折了本，投在番禺縣衙門，充個卯差，也可以去得。」葉盛道：「我有個舍親，姓蔡名順，許久沒有事業了，望大爺也提攜提攜他。」貴興一一允了，當下席散無話。

次日，林大有帶了周贊先、黎阿二來，簡當帶了簡勒先來，葉盛、蔡順也陸續來到。大家會齊，商量這件事，只喜得貴興笑逐顏開，又復置酒相待，便欲同到譚村。林大有道：「承大爺之命，本當即刻起行，只伯到了那裡，一時未便動手，做這等事，也要見機而行。」貴興忙道：「林兄莫非想就在省城劫他糖行，就便行事麼？」林大有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一則省城巡防嚴密，二來糖行人多，我們又認不得梁天來是個圓的扁的，萬一殺錯了人，豈不是白白勞心，又白擔個干係麼？還是到譚村他家裡去為是。但不知他甚麼時候在家。到了那裡，未免要暫時耽擱，打聽他的行蹤，這可是說不定幾天的事。恰好這幾天，我澳門有一票煙土要到，必要我自己在這裡應接，所以一時不便動身。」

貴興道：「這一票寶貨，不知幾時可以到得？」大有道：「大約月底必到，一經到了，我們就動身去幹事。大爺放心！我老林答應了人家的事，哪怕粉身碎骨，總要辦成功的。」貴興大喜，從此連日就在三德號大酒大肉的歡聚。轉瞬到了月底，林大有的貨到了，他還要發往四鄉，又忙了幾天，直到七月初旬，方得動身。林大有道：「我們到了譚村，都是面生的人，被人家見了，未免犯疑。不如改過裝扮，夜間上岸，就到大爺府中住下，觀便行事，方才妥當。」貴興喜道：「林兄真是見得到，不愧文武全才！」

當下貴興帶了林大有，宗孔帶了周贊先、黎阿二，簡當帶了簡勒先，葉盛帶了蔡順，或扮作山西客人，或扮作水果販客，身邊暗暗藏了器械，陸續分班僱船，向譚村進發。到得裕耕堂中，貴興忙叫請了區爵興來，商量辦事。又招了熊阿七、李阿添、甘阿定、尤阿美、以及貴興本族凌美開、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其譽、海順、柳鬱、柳權、潤保、潤枝，連貴興、宗孔共是二十九個無賴強徒，就在裕耕堂中擠擠挨挨的坐下。

貴興叫宗孔招呼各人，置酒相待，自己卻拉了爵興到書房裡去，把林大有的意思告知，要同他商量這件事的辦法。爵興道：「此計極妙！但是總要人心歸一，方才妥當。萬一事後，認真提到官府裡去，內中有個煎熬不起大刑，供出真情，那可不是玩的呢。」貴興道：「我只要結之以恩，他們不見得就供出我來。」

爵興歎口氣道：「賢姪哪裡得知！我說一句剖腹見心的話，這一班人說得好時，便是江湖上英雄，綠林中豪傑，若要平心而論，無非是一班無賴子弟罷了，哪裡認真都靠得住呢！」貴興聽了，不覺一陣灰心道：「照表叔這等說，這件事辦不成功的了。」爵興道：「此刻已經招集了這許多人，大家都知道了這個意思，他們心中都打算定要分酬謝錢，忽然說是不辦了，他們不免要怨恨，將來到外頭去，透了這個風聲，那就奈何？」貴興跌足道：「這件事是我太冒昧了，這便怎麼辦呢？」爵興道：「只要把酬謝錢分給他們，說不辦這件事了，叫他們到外頭去，口穩些便是。想他們既不要出力，依然得了謝錢，自然沒話說了。」貴興道：「事又不曾辦得半點，氣也不曾出得半口，白白的破了一注大財，豈不可惜！」說著連連歎氣，爵興只是傻笑。貴興道：「端的表叔有甚法子，和我想想。」爵興道：「你們起先絕無一字向我提起，就是我薦了熊阿七他們來，也已經半年了，你們向來不曾提到此事，我以為你們放冷了。誰知你們瞞著人，到省城去了一次，又招下了多少好漢，要幹這個大事。此刻事情弄僵了，卻來和我商量，叫我一時從何設法？此刻依我看來，你們幹你們的，我不管帳！就是熊阿七們四個人，我也招呼他，叫他們不必干預。賢姪的謝錢，也不必分給他們，我自去穩住他，叫他們不要胡言亂道就是了，等到認真鬧出事來，卻再理會。」貴興慌了手腳道：「表叔，你這是怪我的話！聖人說的，『成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』，表叔不要怪我，好歹同我想個法子，我自當重重的酬謝。」爵興冷笑道：「你動不動就說酬謝，我同你辦過多少事，何嘗受過你謝來？不說別的，就是陳家、何家那兩遭，鬧了個天翻地覆，不是我從中調停的麼？若是別人和你調停下這等大事，這筆謝費，只怕逃不了一千八百呢，我卻何曾放過一個屁？可知我並不是為酬謝。不過我們彼此是親戚，見得到的，不能不關照你罷了。」

貴興沉吟了半晌，取出一張五百兩的票子，深深作了一揖，遞與爵興道：「表叔！千萬和我想個法子，請先收下這個，事後再當酬謝。」爵興接在手裡一看道：「賢姪何苦拿這個栽給我！我其實並不是要你酬謝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已把那票子塞到衣袋裡去

了。又道：「法子是有一個，可以辦得千妥萬當的。」貴興大喜，便問是何法子。  
不知爵興說出甚麼法子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